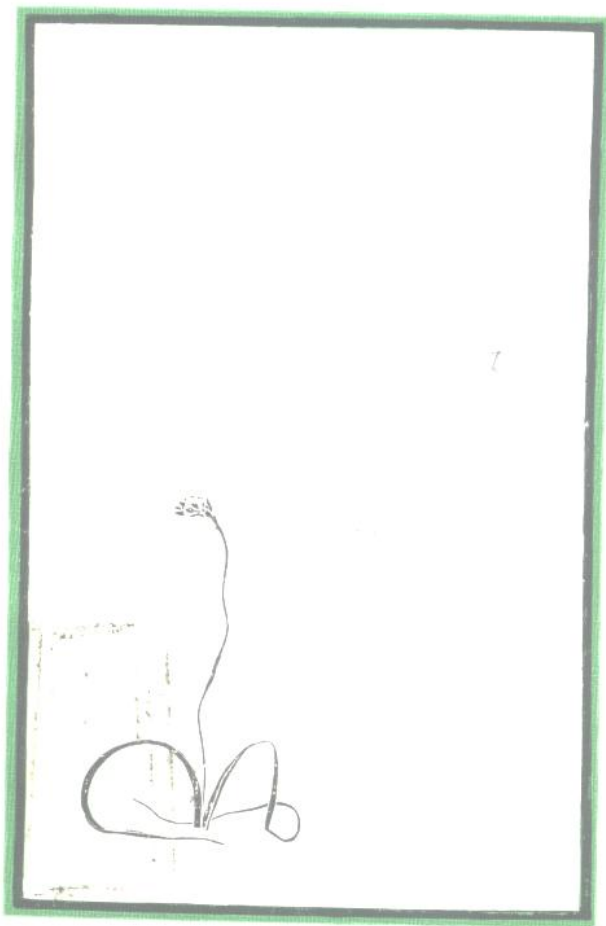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牛棚日记

陈白塵



牛棚日记

一九六六—一九七二

陈白尘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京)新登字 007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牛棚日记: 1966~1972/陈白尘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5.5  
ISBN 7-108-00795-9

I. 牛… I. 陈… III. ①陈白尘-日记-1966~1972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-史料 IV. ①I267②D6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4169 号

**责任编辑** 子 真  
**封面设计** 叶 雨 蒋 涛  
**出版发行**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  
**邮 编** 100706  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  
**排 版**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 
**印 刷**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 
**版 次** 1995年 5 月北京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**开 本** 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 
**字 数** 109 千字  
**印 数** 00,001—10,000册  
**定 价** 7.80 元

# 前 言

1966年初我由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贬至江苏省文联。数月后“文化大革命”起，不待省文联的群众揪斗，中国作协即已派人来将我“押解”回京，时为9月11日。从这天开始，整整七个年头，我被半幽禁在“牛棚”之中，每逢夜深人静时，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，以记录这个“伟大”的时代，数年来从未中断过。1973年我终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，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，就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，我又翻出了这些曾经冒着危险而写下来的日记，且珍惜地将它们一一整理成篇，共得十余册。

去年大女儿陈虹翻找书橱，发现了这摞年久发黄的日记本，如获至宝。她摘录出自赴京之日起至1972年春初次回南京探亲为止的这一部分内容，题为《牛棚日记》，建议发表。她坚持说，应该让后人看看中国的作家们在“文革”之中的悲惨

DK90 / 17

遭遇,更何况它几乎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作家协会的“文革简史”,是不可多得的史料。

然而杂志社却因稿件拥挤,尚不知何时才能与读者见面。我老矣,已是风烛残年,为此不能不预先写下这简短的前言,作为说明,以备日记发表之日刊于篇首。

1994年1月28日于南京

# 一九六六

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 星期六

晚9时许，省文联小杨的小轿车来接，说省委宣传部戴处长找我谈话云，昨天及今天上午的事都事出有因了。——昨日下午文联大会斗亚明的“三家村”，南师学生来为他挂纸牌子，文联群众大不满。会后，主席通知党员留下继续开会，却通知我不参加。又，会上Y口出不逊，而又吞吐其辞。均不知何故。今日上午滕凤章以小组长名义找我谈话，问我的反应，我恳切答之。我和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，在8月间已写了有关周扬等“四条汉子”的材料，对27日文联群众贴出的送我回北京的大字报，也已表了态，除了“相信党、相信群众”之外，我无可解释。省委找谈话，该是作出什么决定了。

10时到省委，秩序极乱，在传达室等了许久，戴某(女)才来，即年初调来南京时负责转关系的

干部处长也。她说，13日中国作协召开斗争张天翼大会，希望我去北京参加并揭发。又说，作协有二人在南京，可于明日中午同行。我以腰椎炎复发，望缓期行，不可，只得默笑颌之。

归家已半夜11时，腰痛剧，但仍作明午走的准备。与玲谈，宽慰之。

### 九月十一日 星期日

上午11时，马春阳陪中国作协张会武、刘军（均原作协勤工人员，着军便服，转业军人也）来，即所谓同行者。与之谈，甚冷淡，仍款之以蔬菜便饭。文联小朱来，说13时的火车无票，要夜3时走了。张、刘暂去，我去鼓楼洗澡。晚与玲及孩子告别，以“相信党、相信群众”互勉。我说自信是“十六条”中第三类干部，玲说应是第二类，笑应之。晚8时文联车来，我先上，张、刘二人各由左右二门进，夹坐两边，其状可笑。但不知玲和孩子们还记得《起解》一剧否？

小朱送我们到浦口，<sup>①</sup>已10时了，住旅馆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该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修建，去北京的火车由浦口始发。

室中二铺，一大一小，我拟独睡小铺，张等坚决不允，要我睡大床，想来他们是不敢入睡的了。靠床墙上有主席语录，是引司马迁“泰山”、“鸿毛”那一条，读之一笑，埋头便睡，极酣。

### 九月十二日 星期一

晨2时起，即赴浦口火车站，月台上已排了长队。刘军交涉后，让我站第一位。后边有人窃议说：“是个大首长，带了两个勤务兵！”掩口大笑。车上拥挤不堪，三人位子四人坐，我幸得临窗，但行动不得。

车上20小时，未能一躺，腰痛至剧。靠站时，张等都争抢下车购食物，嘱我看座，我自懂得这用意，可是两腿都坐麻了。晚11时到北京站，站上无人“迎接”，出意外，原想会有一顿“杀威棒”的。出站无车，策杖缓行，至顶银胡同旧居。<sup>①</sup>司机老谭似在负责，要我住西房南头旧屋，榻桌各一，铺盖齐全，是一客房了。入门后，张、刘倏忽不见，文革委员会的人也早都回家了。洗脸后即就寝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1966年1月“谪贬”南京之前于北京的旧居，属作协宿舍，为一四合院。“文革”中充当“黑窝”。



九月十三日 星期二

6时许起,见刘白羽在院中扫地,继又见邵荃麟在北房西头(即原虹女所住一间)出现,我原住的六间房子都做了“黑窝”了。8时,在我原来的客厅里“上班”,座中有严文井、张禧、侯金镜、张天翼等,隔壁房间里则有韩北屏,张光年、冯牧等。刘白羽住的是东间,与邵荃麟相对,均“单间”了。

10时,叫去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“认罪”。M主持,连珠炮似地提出质问,约有与吴晗的关系、彭真派去北大写作的经过、以往所写的太平天国数剧影射谁、改编《结婚进行曲》意图何在、《鲁迅传》一剧的目的何在、对柯庆施“大写十三年”的态度,与匡亚明的关系及陈翔鹤、孟超、欧阳山等人的毒草出笼经过等等,甚至连《第二个回合》、《队长回来了》也都追问其“反动目的”何在,<sup>①</sup>但都是空炮。会后,H、M批评我态度不好,令在两天内写出揭发张天翼的材料。

下午劳动,从此结束“做官当老爷”的生活了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二剧为“四清”运动中所写,均未发表。

###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

上下午写张天翼的材料。相识三十年，但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可以揭发。无已，只好写些历史情况。晚间思考自己的问题，要求与《人民文学》三人小组谈话。

写信给玲，交审查。

###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

今日天安门有大会，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，东单一带戒严。而作协在青年艺术剧院开斗争张天翼的大会，我们只得持通行证通过。会场黯淡无光，台上只开一工作灯，阴森森的。台前地板上竖斗大黄纸黑字，张的名字被打上红××，尤觉鬼气。我等后于群众入场，坐前排。张则最后由主席 R 宣布“押上来”后，才徐步走上台去，在被审席上就坐（但他基本上站着。）张交代不数分钟，即被喝止，而由群众揭发。在揭发中插以追问，有的又插以小揭发，追问中则又口号迭起。会开得井井有条，但也显得做作，R 更像是演戏。追问中我数度登台“陪绑”，吴组缙、陈翔鹤等人也上了台。

最后是群众喝令全体黑帮登台“示众”，于是

二十余人鱼贯而上，自报家门。刘白羽自称“黑帮大将”，于是严文井等都是“干将”之流了，我自然也未免俗。但张僖迟疑之后，却自称“黑帮爪牙”；陈翔鹤是川腔十足，抑扬顿挫，令人忍俊不禁；白薇老太太身躯臃肿，满台乱转；臧克家衣衫瘦小，耸肩驼背，都可笑亦复可怜。只可惜没有穿衣镜，不自知是副什么怪状了。

散会后，见翔鹤在前踽踽独行，欲与之语，倏又不见。

### 九月十七日 星期六

上午开小组会，下午准备自己的交代材料。昨晚 H、M 及另一同志来谈话，指示交代中要先抓要害，不要事无巨细；要先写罪行，不要着重检查。留在南京的材料可以寄来，但不要静等。

从他人口中得悉我来京前作协斗争黑帮的情况，文井等人均在东总布胡同 22 号石子路上裸膝下跪。大家都说我幸运。

###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一

今日写交代材料的第二部分，仅得 2000 余字。翻笔记本费时极多，但不翻又不行。晚间目

力极差，写阅均困难。写信给玲补要材料。

开水炉在 46 号院，<sup>①</sup> 旧居厨房与光年家的小院已打通，由此去打开水，便每与光年老母相遇，殷殷垂问，并欲诉苦，只得笑而避之。据闻光年被抄家时，宋、元版书籍和宋瓷都有损失。而××之流在抄家时，首先索取的书则是《金瓶梅》，在好多人家亦都如此。

### 九月廿一日 星期三

今天交代写得较快，至晚已近二万字，因少于翻阅笔记也。

负责“黑窝”的张兆丰（司机）同我谈话 10 分钟，极感温暖。问我腰椎疼痛能否劳动，要注意休息，有病去医院；要向家中写信，让孩子安心。又说五六十岁的人，都是工作多年了，不能没有错误，交代检查了就好。还告我现在秩序已好多了，过去外地学生来串联，刘白羽等人都在烈日之下下跪过。他叫我不要紧张，运动当会更健康地发展的。这一席话，胜过几次斗争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东总布胡同 46 号，原与顶银胡同的宿舍为一院，后隔开，如今又打通。

会，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包括在南京所听到的最动人的声音，是与人为善的。在周扬统治下，走上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道路，是不可避免的，犯下错误，也就很自然，更何况自己的世界观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。但有些人径直以敌人相待，是想不通的。远在7、8月间，省文联工作队的G在谈话中就有了“杀气”，Y的态度更为凶恶，这已开始将我推向敌对面了。

#### 九月廿九日 星期四

下午2时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召开斗争我的会。会前服“眠尔通”二片，以平静心境。大家高呼“打倒”口号，“欢迎”如仪。我欲拿写好的材料念，不允，只是提出问题令回答：1. 解放后与周扬的关系以及如何炮制电影《宋景诗》的；2. 对《武训传》是如何吹捧的；3. 《鲁迅传》写作经过及如何执行周扬指示的；4. 为什么一直想写太平天国，特别是有关李秀成的话剧和电影；5. 《结婚进行曲》重演的目的何在。其中的重点则在追问《宋》、《鲁》二剧上。于是畅谈两剧经过，达三四小时。其间不断提出疑问，尤其对《鲁》剧第四稿（夏衍手笔）的风波加以非笑。对《宋》剧创作过程中的某人的

讲话，我则避而未提，<sup>①</sup> 只说周扬如何云云。追问完毕，下结论曰：“态度顽抗。”于是滚蛋大吉。而我则以能畅所欲言，颇觉舒畅。

### 九月卅日 星期五

下午 R 来对黑帮训话，要我们在国庆节三天内不要出门，闭门反省。又通知说，各人薪金照发，捐献者听凭自愿。过去数月里曾经扣留不发，至此解禁也。张天翼除留 50 元自用外，其余全部捐献。别人亦有多交党费者，其数目不等。我因工资在江苏发，只按原数交党费。

5 时半去邮局领取南京寄来的粮票，归时又召集开会，宣布新的命令：所有黑帮节假中集中居住，统一管理。于是搬来大批床铺，葛洛等人也都迁来住了。之后又宣布说，明天让我们去看群众的大字报，“不怕你们摸我们的底了！”

### 十月一日 星期六

国庆日。在南屋空房里听广播。10 时，天安门国歌声起，潜然泪下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江青对宋景诗投降清廷一事的谈话。

上午去东总布胡同 22 号看大字报。过去出入 22 号吃饭,是只准由走廊转入饭厅,而不准偷看的。读到一份有关自己的大字报,除了某些细节外,不出我自己所写的交代材料。下午 4 时再去 22 号看大字报,在中厅走廊里又发现一份关于《石达开的末路》的,极刺目。执笔者咬定说,我是以石达开影射党的领导,并举我在一篇论文中所说的,最初对石如何如何之爱,后来又对石如何如何之恨云云,以证明我对党有刻骨的仇恨。这真是诛心之论!这个作品,在当时是有“夫子自道”之嫌,颇像以石自况的,主要是想说明放弃军事斗争的错误,革命不能靠儒家的“仁义”来完成而已。却从未想到会被误解到如此程度!另在后院又看到几张零碎问题的,都未介意。

#### 十月六日 星期四

上午校阅交代材料毕,共约 6 万余字,123 页,又附件 3 页,共 126 页。附件二份,均密封。一为陈总在广州接见时的谈话内容,一为《宋》剧创作前某人的指示,都不宜于让一般群众看的。附给 H 一信,说明原委,请转上级。

昨日收到家信及寄来材料。阳阳、晶晶都很

乖，阿姨走后都能自己洗衣裳、做家务劳动了。玲说，晶晶特别能干。可喜亦可愧，殊觉对孩子们不起。

晚间迁居于我原住的旧客厅，但灯高无法阅读，就隔室李季坐处读《鲁》剧第四稿。

#### 十月十三日 星期四

收玲信。虹儿对她批判，压力极大，她又揭发不出我的罪行，很痛苦。我们这儿四壁都贴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不得不然。但将来孩子们了解真情后，又将作何感想？又将产生什么后果？写信给玲安慰之。

#### 十月廿日 星期四

读“毛选”四卷完。通读一遍，有收获，但不大，未深入也，当细读之。

下午5时，H、M找谈话。主要由M讲，大要是：1.肯定所写的交代材料，认为“比较好”；2.不会依革命群众的意见做硬性的决定，意思是指结论；3.肯定过去曾为党做过许多工作，但现在不是做全面评价的时候；4.要补充交代入狱、出狱以及之后写作的详细经过，及上次交代的不清楚的部



分。谈话的态度是较诚恳的，没火药味，40 天来第一次。

### 十月廿三日 星期日

下午 3 时，黄秋耘从广州来，是被文革委员会揪回来的，和我同住一室。他比我更早离开作协，也还难免。但他究竟有什么重大问题非回北京不可呢？

### 十月廿八日 星期五

上午写自传材料，下午劳动，做煤球，5 点一刻收工。晚去 22 号吃饭，偶见食堂中有新大字报，略一瞥，R 即大喝一声：“吃你的饭！”大概正是批判他的。这真叫掩耳盗铃，难道我能闭目进出么？

真不想在此处吃饭了。某次，购好菜放在一处空位上，M 抬头见我似见蛇蝎，急忙将饭菜搬到另一桌上去。界限要如此划清，又何必让我们在此吃饭？刘白羽每天打饭回去吃，大概也是为此。